

老照片

第六十二辑

学人张政烺 孙言诚

吴满有的故事 徐宗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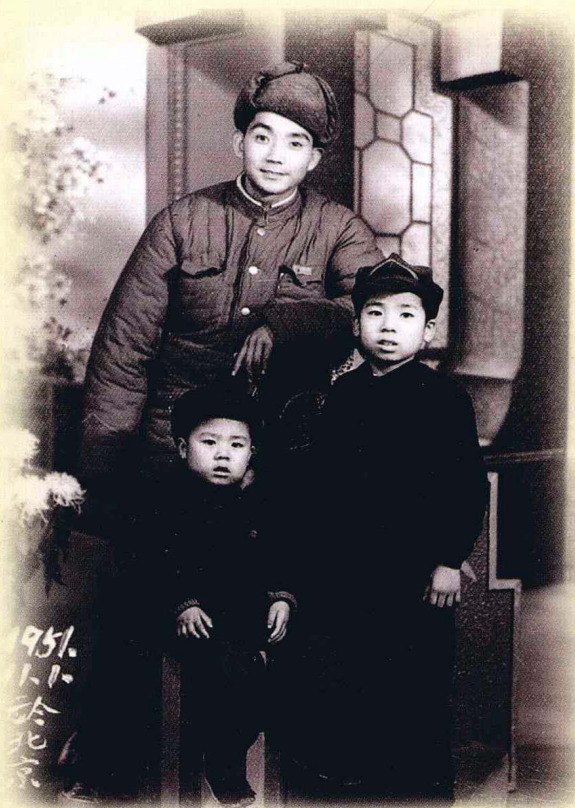
徐来与黎锦晖的离合 蔡登山

父亲与大姐 苗淑菊

塞西尔·比顿及其《中国影集》 金小明

一位伪满「国高」学生的自述 杨守亮

华西坝琐忆 李秉琦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照片.第 62 辑 / 冯克力主编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8.12

ISBN 978-7-80713-763-4

I . 老... II . 冯... III . ①世界史—史料②中国—现代史—史料 IV . K106 K26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 I 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4453 号

书 名: 老照片(第 62 辑)

出版发行: 山东画报出版社

(社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 250001)

印 刷: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(厂址: 临沂市高新区新华路 邮编: 276017)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32 开(850 × 1168 毫米) 5.5 印张 110 幅照片 100 千字

印 数: 1-30000

定 价: 10.00 元

目 录

孙言诚	学人张政烺	1
-----	-------------	---

张先生为人忠厚老实,做学问也一样。他渊博的知识、深厚的功底,学术界是尽人皆知的。编《汉语大词典》时要聘请学术顾问,吕叔湘先生说:“别人不太了解,张政烺是一定要聘的。”

徐宗懋	吴满有的故事	15
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

这位当年在延安家喻户晓的劳动模范的被俘与变节,曾引来世人的批判与唏嘘……

方 增	抗日将领方叔洪	22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

鲍显宗	王杏花和姚水娟	28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

蔡登山	徐来与黎锦晖的离合	31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伍 艳	中国味精之父吴蕴初	41
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

苗淑菊	父亲与大姐	49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董学昌	我的表舅	55
-----	------------	----

表舅的一生,遇到过不少困难,每当看到他的照片,作者便会联想到战争、青春和牺牲……

方敬东	与电影相伴一生	58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

张玉兰	母亲的故事	62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金小明	塞西尔·比顿及其《中国影集》	69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《中国影集》中的诸多景象,让我们看到亘古未变的中国的精神本质……

谭金土	思古饮马桥	84
-----	-------------	----

冯冠扬	三张老照片	88
刘巍峰	英租“海军衙门”旧照	93
杨守亮	一位伪满“国高”学生的自述	95
	又一部山东人“闯关东”的血泪家史.....	
李秉琦	华西坝琐忆	117
孙瑞安	烽火岁月中的军需学校	128
陈大强	我的中学记忆	144
陈毓峰	1958年：“采风”漫忆	152
陈明才	两进校门	158
冯法亮	跟母亲支援农业第一线	165
[美] 海伦·博诺默	少小离家老大回	168
徐 珣	一张照片的由来	170
冯克力	老照片的“价值”	172

封二 考试院院长戴季陶（金小明） 中插 珠江
 蜑民与花船（秦 凤） 封三 中西合璧的结婚照
 （鲍显宗）

出版人 郭海涛
 主 编 冯克力
 执行编辑 张 杰
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
 美术编辑 王 芳



学人张政烺

孙言诚

张政烺，字苑峰，1912年4月15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崖头镇。先生身材魁伟，方方的脑袋大得出奇，一副山东人的憨厚模样。认识先生之前，有人向我介绍他：“那样子，就是条梁山好汉。”相处之后才知道，先生其实和梁山好汉相去甚远。他是位文静、细腻的学者。平时与人交往，总是细声细语，笑咪咪的，一团和气。在生人面前，他十分腼腆。祝贺先生八十寿辰的会上，一些当年北大的学生（其时已经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了），这样回忆先生的初上讲台：

张先生站在讲台上，半天讲不出一句话，脸憋得通红通红。忽然，他转过身去，像是要写板书，手举在空中，却一个字也没写。半晌，他又转过身子，面对全班同学，艰难地说出了一句话：兄弟不会说书……

讲述此事的老先生，一面讲，一面模仿张政烺的窘态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张先生为人忠厚老实，做学问也一样，总是闷声不响地下死功夫。他渊博的知识、深厚的功底，学术界是尽人皆知的。编《汉语大词典》时要聘请学术顾问，吕叔湘先生说：“别人不太了解，张政



1965年春节,张政烺在永安里寓所。

烺是一定要聘的。”

张政烺和胡适

张政烺在北大读的是史学系,胡适开的是文学课,按理说不会有什么瓜葛。但也许是缘分,两人却发生了不寻常的交往。

1932年,张政烺高中毕业考大学。那时候,各大学招生考试的时间是错开的,张先生先考了辅仁、北大(都录取了),最后又去考



1936年初冬，张政烺在南京鸡鸣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站立者为丁声树。



1973年，张政烺（后排中）与参加标点二十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。照片中文字为启功标注。

清华。那一年，清华的国文试题是陈寅恪代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出的。作文题目是《梦游清华园记》，对子题目是《孙行者》。陈寅恪的《给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信》，收入《金明馆丛稿》二编。《丛稿》附录了陈先生1965年写的识语：“寅恪所以以《孙行者》为对子题者，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。盖猢猻乃猿猴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，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！”

应试考生对上“胡适之”的一共三个人，张政烺是其中的一个。近年，这个对子题的事被报纸炒了几次，闹得几乎尽人皆知，张政烺却又语出惊人，他说：“对胡适之不对。胡字不合平仄，字义也不合。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。”

对对子的事，胡适本人当然不知道。不料，张政烺没上清华，却上了北大，成了胡适的学生。

大学四年级时，胡适在文学史课堂上说：“《封神演义》的作者是谁，我至今也不知道。如果哪位同学知道，希望径相告知。”张

政烺没去听课，他从国文系同学李光璧那里听说了这事，就给胡适写了一封信。张政烺在信中说，无名氏的《传奇汇考》载，《封神榜》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，“元”字乃“明”字之误。陆长庚就是明万历年间兴化县的陆西星，长庚是字。张政烺征引嘉庆《扬州府志》和咸丰《兴化县志》，对陆西星的生平、著述作了细致的考证，特别指出，陆所作《南华副墨》，“混释老为一谈，既崇道家而又不废释教”，和《封神演义》的思想极为吻合，《封神演义》就是他写的。

接到张政烺的信，胡适大喜过望，立即回信：

政烺同学：

谢谢你八日的信。

这封信使我很高兴，因为前几天孙子书（按：孙楷第）把《传奇汇考》的一段抄给我看，我不信“元时道士”之说，故颇不信此段记载。现在得你的考证，此书的作者是陆长庚，大概很可信了。

……

胡适二十五，六，十夜

在征得张政烺的同意后，胡适把两人的通信发表在第209号《独立评论》上。这一次，胡适是真真切切地认识了张政烺：一个史学系的学生，凭着扎实的学问，竟然解决了文学院院长解不开的难题。据说，为此胡适曾慨叹：“北大真大呀！”

2 张政烺与傅斯年

1936年，张政烺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傅斯年把他接纳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那时，史语所荟萃了一大批学术精英，对于一名大学本科生来说，进史语所是难得的殊荣。傅斯年看重的是张政烺的学问，他曾在北大学生中公开称赞张政烺是“小王国维”。

但是，初进史语所，傅斯年并没让张政烺搞研究，而是让他管理图书。用张政烺的话讲，他只是个“取书手”。这份不起眼的“取书”工作，却让张政烺一生受用不尽。

傅斯年对图书管理要求很严。单就购书而言，他要求一本也不能重复，书名不同内容重复也不行。而对研究工作有用的书，又要求必须购进，不得遗漏。要达到这个目标，首先要掌握所内现有的藏书，于是张政烺开始了昏天黑地的读书。从历史典籍、名家文集、笔记、天文历算、农业、气象、方志，到古代戏曲、小说、俗文学，从传统小学到甲骨、金文、碑刻、陶文、玺印、封泥、古器物图录，无所不读。一年多的时间，十几万册藏书他已经了如指掌，重点图书甚至能够背诵。学界都知道张政烺知识渊博，标点二十四史时谁碰到难题都去问他，大家称他是“活字典”，毫无疑问，这段读书经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读书之余便是购书，张政烺跑嘉业堂，找刘承干，跑藏书所、刻书局，看到的善本书不计其数。以研究古文字的精细、深邃，张政烺很快便深入版本目录学的堂奥。在史语所十年，除了写一些专业文章，他还写了些版本目录方面的论文。最有名的是《读〈相台书塾勘正九经三传沿革例〉》。相台《九经三传》，明万历以来，无不以为出自宋岳珂之手，但是张政烺经过考证，确认乃是元代岳浚所刻。一批宋版书，竟被证实为元刻，这在版本目录学界引起不小的震动。文章写于1943年，一直搁置案头，到1991年才公开发表，但张先生的观点却早已蜚声学界。1960年赵万里编《中国版本图录》时，就采用了张政烺的意见，并称赞“张说甚确”。在史语所管了几年图书，张政烺竟成了全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，这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。

抗战胜利后，傅斯年接管北大，把日伪时期的教师一鞭赶走，重新聘用人才，张政烺自然在聘用之列。按资历，张政烺那时是副研究员，应聘为副教授。而且北大也有惯例，不允许直接聘教授。邓广铭是比张政烺高两级的北大同学，在复旦已经是教授了，此时



1979年，张政烺在成都古文字研究会讲解数字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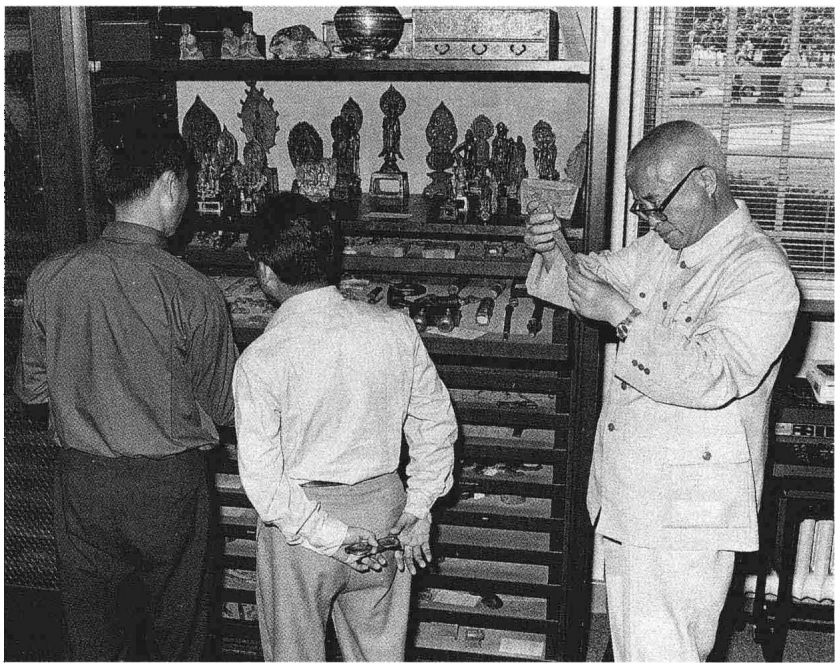
仍聘为副教授。但是，张政烺的学术水平，还是得到社会的公认，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朱自清，邀张政烺去教文字学，明确提出聘教授。傅斯年不愿意张离开北大，但张政烺又不想听凭傅摆布，这是两人首次发生龃龉。最终，北大史学系主任姚从吾还是聘张政烺为教授。那年张政烺三十四岁，是史学系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由于抗战刚结束，北平琉璃厂和地摊上出现不少古旧图书，傅斯年指示张政烺代史语所搜购古籍。张政烺凭着自己的学识、经验购买了大量的古书。每买一部，他都会写一段提要附在书前。国民党败退的时候，国民政府任命傅斯年为台大校长。在风雨飘摇的时刻，朱家骅、傅斯年、杭立武、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下，紧急磋商谋划“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”，并拟定了“抢救人员”名单。傅斯年电示张政烺携所购图书南下。在北平城混乱危急的情况下，飞机票一票难求，但傅斯年却两次为张政烺准备了机票。张政烺没有听从傅斯年的安排，他和丁声树等史语所的同仁留在了北平。如果说，张傅第一次矛盾还仅仅关乎个人前途，这一次则是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了。张政烺所购的图书，也留在了科学院图书馆。

张政烺和郭沫若

张政烺和郭沫若都是研究古文字的学者，但郭沫若显然比张政烺早了一代，在张政烺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，郭沫若已经名扬四海了。出乎意外，两人的初次交往，却是张政烺纠正郭沫若的错。

1935年，张政烺读大学三年级，他和杨向奎、胡厚宣等同学组织了“潜社”，出版了两期《史学论丛》。张政烺在《论丛》上发表了《平陵陈导立事岁陶考证》。这是一篇考证陶文的文章，陶文中的“陈导”和“立事岁”，在青铜器《子禾子釜》和《陈骅壶》的铭文中也出现过，因此张政烺把三器联系起来考查。此前，学术界也研究过这三个古器物，陈介祺认为，“子禾子”是太公田和，“立事岁”是“为



1980年代，张政烺在美国弗利尔考察文物。

相当国之年”。郭沫若同意为相当国说，但不同意说“子禾子”是田和。他根据铭文，推定《陈骅壶》和《子禾子釜》是齐襄王五年田单败燕前后的器，“子禾子”断非田和。

张政烺用《史记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文献记载和出土铜器《子禾子釜》、《陈纯壶》、《左关之镒》等铭文比对，证实“子禾子”确实是太公田和。并且指出，田和只在立为诸侯之前称和子，立诸侯后则称齐侯，因此《陈骅壶》和《子禾子釜》都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的器，绝非齐襄王时代。他又通过《左传》杜预注和《史记索隐》引《系本》，考证出陈淳乃僖子乞之少子，成子常之幼弟，即田惠子得。

至于“立事岁”，张政烺也不同意陈、郭的“为相当国”说。他列



1996年，张政烺和夫人傅学苓在寓所。

举了金文、陶文中一大批记“立事岁”的人，指出他们无一人当过相，而都只是大夫。齐国大夫立事之岁而不用天子纪元，正反映了春秋之后“大夫擅权”的历史现实。

文章发表之前，张政烺将清样寄呈郭沫若。郭沫若回信写道：

大作已过细拜读，《子禾子釜》、《陈骅壶》年代之推考确较余说为胜。陈导之为惠子得尤属创获，可贺之至。……尊说确不可易。快慰之至。

一位著名学者向一名大学生坦承自己的错误，而且“快慰之至”，这既展示了郭老的胸怀，也显示出了张政烺文章的功力。解放初期，在北大史学系一次座谈会上，郭沫若第一次见到张政烺，他紧紧地握住张政烺的手，说：“早就知道先生的大名，今天才得

相见，幸会！”自此，张郭成了知交。

然而，张政烺第二次纠正郭沫若的错误，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。

1971年末，郭沫若发表了《〈坎曼尔诗笺〉试探》。所谓《坎曼尔诗笺》，是指“文革”期间出土的一件唐代文书。文书中有三首诗，其中一首是《诉豺狼》，作者署名“纥坎曼尔”。郭沫若借题发挥，用坎曼尔之口大骂当代的苏修：

超过了老沙皇的豺狼们！你们听着！我坚决相信：有朝一日，“天崩地裂豺狼死”，被你们诱拐走了的我的亲爱的后辈们，终会“云开复见天”的！

在那政治气氛极浓的时代，郭沫若的文章堪称古为今用的典范。可是老实巴交的张政烺却不会看政治风云。郭文一发表，他立即公开发表意见，断言文书是假的。理由有三：一、文书中竟有50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简化字；二、文书的字体不会出现在明代万历之前；三、文书中有些词语不可能在唐代出现。

二十年后，有学者写出《〈坎曼尔诗笺〉辨伪》一文，证实张政烺的意见完全正确。但是，这次纠错，郭沫若并没有接受。学术一旦和政治结合，连郭老这样的大师也失去了向真理低头的勇气，这和当年“快慰之至”的回信，恰成鲜明的对照。张政烺是纯正的学人，做学问唯求真实，不顾及其他。他在自己的一幅照片背后题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真诚求实是为人、为文之本。”

数字卦

“文革”中，就全国范围讲，学术遭到了破坏和摧残，但张政烺的学术研究，却在“文革”时期及“文革”之后，出现了晚年的辉煌。这得力于两件事：一件是毛主席提倡标点二十四史，张政烺应召参

与；一件是70年代之后，大量珍贵文物出土：睡虎地秦简、马王堆帛书、中山国铜器、周原甲骨……张政烺参与整理和研究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。最使大家敬佩的，是他破解了古文字的“奇字”，也就是数字卦。

早在宋代，湖北孝感就出土过六件周初铜器，都有铭文，世称“安州六器”。其中有一件中鼎，长篇铭文之末有两个奇怪的字。这是两组数字，一组是“786666”，一组是“876666”。两组数字是什么意思？学者不解。郭沫若认为这两个字是“族徽”。后来大家发现，甲骨文中也有类似数字组合的奇字。唐兰先生从甲骨金文中共找出十三个奇字，写了《在甲骨金文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》一文。文章认为，这些奇字是在甲骨金文之外另一体系的文字，它们“是用数目当作字母来组成的”，目前这种文字已经消亡。20世纪70年代，周原甲骨出土，卜甲上仍有奇字出现，学者议论纷纷，奇字成了弥漫在甲骨学界的一个谜。

1978年冬，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在吉林大学召开。会上徐锡台先生作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，最后一节便是“奇字问题”。他说，有奇字的卜甲约七八片，还有个铜甗上也有。与会者对此兴趣极浓，会上会下争说奇字，不少人利用休息时间去请教张政烺。

第二天，大会为张政烺安排了一次临时发言，题目是《古代筮法和文王演周易》。他指出，奇字原来是筮数，是古代用数字表示的易卦。金文中三个数的字，是《周易》中用三支爻表示的单卦（八卦），卜辞中六个数的字，是《周易》中用六支爻表示的重卦（六十四卦）。《周易》卦画用阴阳爻，而金文卜辞中的易卦则用奇偶数。他当场把周原卜甲上的四组数字，依奇偶换算成阴阳爻，在黑板上写出蒙（坎下艮上）、蛊（巽下艮上）、艮（艮下艮上）、既济（离下坎上）四卦。几百年来蒙在这一串串数字上面的神秘面纱，终于被揭开了。与会者用长时间的热列掌声，表达了他们对张政烺学术见解的赞赏。

但张先生却不满意自己的发言，事后说：“客中手头无书，无



1990年代，张政烺和任继愈、启功在一起。

从准备。恐怕记忆不真，言多有失，只简单谈了几点意见。”参加会议的邹衡先生回忆：“那天晚上，张先生到我房间来要火柴。我很奇怪，张先生不抽烟，要火柴干什么？第二天听了发言才明白，原来他是用火柴杆排八卦。”如此重大的学术课题，居然是用火柴杆做准备，可见如果不是大家迫切要求，张政烺原没打算发表意见。

会后，张政烺系统整理了古文字中数字卦的资料，开始列出三十几个卦，后来增加到一百多个卦，先后写出了《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》、《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》、《帛书(六十四卦)跋》、《易辨》等论文，全面探讨了商周时代的筮卦。为了及时发表张政烺的见解，夏鼐先生临时撤下《考古学报》中的一篇文章，为张先生第一篇易卦论文让路。

古往今来，研究《周易》者代不乏人，但用古文字资料研究，张政烺是第一位。文献记载伏羲始作八卦、文王重卦，而古文字资料